

甜甜系列

千禧真情无法抗拒

爱情巨献

精挑细选 倾情发行 港澳台火爆销售全亚洲!

滚滚红尘,恋恋风情,爱情永远是人生的主题!

动人故事,美丽动听

你所有美丽的幻想 尽在本书中实现

文字完美百分百



台湾爱情故事每日奉献

都是爱情惹的祸!

霸王男子之一

霸王硬上弓

台湾 刘兰奴

跨越时空
只因此生



甜甜系列：029

霸王硬上弓

(刘芝姣)

出版发行：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德会

印 刷：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64

印 张：3

字 数：60 千字

版 次：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80587-537-5 / I · 499

定 价：4.5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

霸王硬上弓

内容简介

有人饿死、渴死，
但因睡眠不足而死的大概只有她了，
怪怪，那穿着古装的哀怨男人，
每晚含情脉脉的用眼神“染指”她，
害她夜夜从梦中惊醒，
眼看就要变成大陆国宝——熊猫，
只好拖着哥儿们赶午夜场以避“男祸”，
不料，那个“鬼”竟上门堵人，
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将她绑到明朝！
她没嫌这些古早人“俗”就已经很不错了，
他们居然看她像看到鬼似的，
而那“绑匪”干么一天到晚吃飞醋？
敢情，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……

第一章

她快死了，真的！

瞪着镜中的自己，涂佑笙因睡眠不足而苍白的脸庞缓缓添上了骇人的浅青色，无神的眼眶缓缓泛红。

怎么办，她真的快死了啦！

“小小？”

楼下，母亲大人的嗓门震撼了她整个人。暗吁了口气，她慢不经心的又别见镜中自个儿惨不忍睹的倒影，心酸蓦增。

“小小？小小？”刘美惠存心吊起的嗓音更高昂了。“你究竟是醒了没？”

“嗯？”涂佑笙连应声都是有气无力的教人发噱。

一个即将因严重失眠而濒临死亡边缘的人类，是不可能还有多余的精神与气力去管有的没的闻杂琐事。

“小小？”

“起来了啦。”总算挤尽了全身力气，她悠悠

甜甜系列

刘美惠

♥

刘美惠

刘美惠

往门外嚷着。

“都什么时候了还赖在房间里？啧，年纪一大把还玩赖床的游戏，传出去会笑死人。”刘美惠顿了顿。“你今天不是还有课？”

“唔……”母亲的揶揄教她鼻头凭空冒出了酸涩的自怜。

真气人，老妈以为她想这么打混过日呀，若不是昨天晚上又失眠了，她也不会挣扎到天色已呈现出明亮清朗时，才恍惚陷入浅浅的恶眠事；而最呕的还不只这一点呢，因为这种情形已经有好一段时日了。

左思右想，总悟不透她的身体究竟是出了什么毛病。能吃、能说、能笑、能哭，就是不能睡！

“既然醒了，那还在房里蘑菇什么？快下来，早餐都凉透了。”楼下的刘美意大嗓门的命令道。

扯了扯身上的浅蓝色休闲衫，随意梳洗一番，涂佑笙无精打采的顺手自桌上勾起背包的带了，懒得再为干涩又惨白的唇补些令人赏心悦目的红彩，就这么一副即将要上刑场的惨淡模样。

唉，情绪都糟透了，哪还管得了自己这副模样走出去会不会吓死人哪。

“来，要吃稀饭还是烤两片土司……喝，你搞什么鬼？怎么弄成这样？昨天晚上你又熬夜打电动还是看漫画了？”短促一瞥，刘美惠让小女儿三分

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样慑住了。

“我没有呀。”

“没有？”柳眉倏横，她满脸不信。“没有怎么会搞得这么狼狈？你照过镜子没？两只这么黑的熊猫眼，想吓人呀？如果你敢就这副模样招摇到大陆，人家铁定拿你当国宝看。”

睁着无神且不解的眼，涂佑笙瞅着她，可怜兮兮的明亮眼眸漾着求救的凄芒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躺在床上翻来翻去就是睡不着。”国宝？呵，她可不敢当，下辈子看有没有机会吧；但，狼狈？唉，母亲大人还真是会形容呢。

“又不是七老八十，怎么无端端的会睡不着觉呢？”

“小小，你还好吧？”母女俩你一言、我一句，扯得连在一旁边看报纸扰大啖汉堡的涂佑渲也看不过去了。

不是她爱挑剔，妹妹的神情相当憔悴且不堪，活像被人囚禁了大半年般萎靡不振，没精神的样子看起来就已经够惨了，偏又不勤快点，好歹也在唇上添点色彩；脸白、唇白，再加上一对黑得发紫的眼睛，猛一瞧，实在是像极了病人膏肓的活死人。

“你是在说笑话吗？看她那种样子怎么可能会好呢？”刘美惠没好气的接过话来，数落的口气盈满了心疼。“小小，你是不是又熬夜了？”

甜甜系列

刘美惠没好气的接过话来，数落的口气盈满了心疼。

♥

刘美惠没好气的接过话来，数落的口气盈满了心疼。

刘美惠没好气的接过话来，数落的口气盈满了心疼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噢，不会吧，你昨晚不是很早就上床睡觉了？”害自己想找她秉烛夜谈都只能落了个败兴而回呢。

“对呀。”摇晃着脑袋，涂佑笙一脸的委屈。

“人家我没有熬夜啦。”

“那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我又失眠了。”扁着嘴，她低喃吐出萦绕心头的苦楚。

最初她连着失眠了二个晚上，之后则断断续续的失眠，自此之后，她就已经有警觉了。

再不补充睡眠，迟早自个儿这条小命就真的玩完了，所以，涂佑笙不玩、不闹、不熬夜，甚至，昨天晚上还偷吃了颗老爸搁在柜上的安眠药，结果呢，成效皆等于零，亡羊补牢依旧是白费力气。

说来真的是怪事一桩，起初，也没啥异常，吃得好、睡得饱，像过去二十一年来的每一天，混吃等死的逍遥日子过得不亦乐乎；但打上个月的某一天开始，问题就来了。天黑了，时钟一停在十二点的位置，她就会不由自主的神智茫然，睡眠惶忪，心满意足的上床睡觉。

可事情就这么奇怪，午夜两点整，她整个人又会自动醒过来。

完全不需要闹钟或是 Morning Call，眼一睁开，焦

距未清的视线还没梭巡到墙上的钟，那座悬挂在楼梯间，老爸最宝贝的古董钟已经当当的响起两声，明明白白的召告、欢迎她加入夜猫族的行列。

呜……怎么会这样呢？她真是见鬼的染了什么怪毛病不成？！

“你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母亲的观察入微教她感动得又扁起了嘴，眼泪差点就扑簌簌的淌了下来。

有首歌真的没唱错，难怪可以流芳百世——世上只有妈妈好……呜……

“还是白天跟同学疯过了头？”

“我没有啦。”眼白一翻，涂佑笙顿觉挫败的嘴角直觉的往下一撇。

看吧，早该知道不能对老妈期望过高的，唉。

“那怎么会睡不着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老话一句，见母亲一脸不赞同的张口欲言，她赶忙鼓起余力解释。“我真的不知道嘛，这几天我真的都早早就上床睡觉，可是很奇怪，不管睡得再怎么熟，只要半夜两点的钟声响起，我就会醒过来。”

“你是不是又作恶梦了？”忆起了女儿前几个晚上不经意的咕哝，刘美惠的柳眉一拧。

“嗯。”

她关心的问：“梦见什么？”

“有个男人在骚扰我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没有然后啦。”肩一垂，涂佑笙语气悲哀又不满的吁着气。无端端的被人用这种方式骚扰还不严重呀？难不成老妈还已窒着有更劲爆的事端出现？“每次他都会突如其来的出现在梦里，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”

“都是同一个男人？”

“嗯。”她抿扁的嘴唇泛着颤意，胸口的气息不自觉的急促了起来。“老妈，从上个月开始，我每天都会梦见他耶。”坦白说，她真的有点怕。

“有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就消失不见了，有时却又好像整个梦境都是他。”

梦中的男人看起来挺……吓人的。

不是指他的长相吓人，也不是指他那一身明显过了时的衣着打扮，虽然，他似乎不爱笑，但光凭那双炯炯有神的深远瞳眸，只稍一轻瞥，就足以获得任何女人的高档评价。而每每在他出现时，她的神智总是在恍惚与清醒间搏战，却仿佛知道梦中人的那身穿着绝不适用于二十世纪的现在。

但这些皆不是困着她的主因，她之所以觉得被震慑了，纯粹是因为自他身上所逸出的气势，一股强悍又教人挣脱不开的凝眸像是如影随形的锁，牢牢的箝制住在瞬间便陷于昏茫的她，纵使有再强的

意志力也会屈服在那双黑眸的凝视下。

他似乎是别有口的，而吓着她的就是这一点，因为他的目标显而易见就是她嘛。

“有时候就算没有醒过来，可睡着的脑子里盘旋不去的影像也都只有他……”一个不小心，涂佑笙陷入了怔忡的思绪浮涛中。

是呀，怎能不注意这男人呢？

夜夜，她都能深切的感受到自他身上泛出的冷硬，及与外表不符的凄怆悲哀，很迫人，也很慑人心魂，再加上他口口声声再重复着，什么回不回来，什么等待的……呜……好恐怖，真的是好恐怖噢。老天爷，她这是招谁惹谁呀，无端的净作起这种自虐的怪梦来了！

若是无边春梦，那倒还有话可说，再怎么说她也已经到了思春的年纪，闲闲没事作个梦，消化一下体内的春情荡漾，加減称得上是“新陈代谢”。但，信种几近变态又仿佛极其真实的梦境？坦白说，她真的是揣起了忐忑不安的心。

会不会，这是一个警示？

“这种情形持续很久了吗？”闻言，涂佑渲的眉头也蹙了细结。

“嗯。”

刘美惠不安的叮咛，“小小，你今天下课后早点回来。”

甜甜系列

♥

刘芝炫 

涂佑笙一脸纳闷，“啥？”

“下了课就别乱跑，早点回来，我带你去庙里拜拜。”

“老妈，都什么年头了，还去庙里拜拜？”自鼻中轻嗤了声，涂佑笙不假思索的提出反对意见。

“你该带小小去看医生才是。”

“像她这种情形去看医生有用吗？医生又不会解梦。”

涂佑笙不以为然，“这么说来，去庙里求神拜佛，神明就会现身告诉你解决之道？”

“起码去抽个签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。”刘美惠认为求个心安也好。

“不会吧，就凭一张薄薄的纸，它哪能断定究竟是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你可别小看那张签纸……”

“老妈，我不是藐视神明的力量，只是，既然小小的症状挺严重的，为什么不干脆就……”涂佑笙实在受不了母亲的迷信。

“噢，等等、等等。”不敢相信的眼光在两张各执已见的脸上瞟来晃去，涂佑笙啧了啧，眉眼高挑。“你们是在暗示什么？”

“你说不定是被什么脏东西给缠上了。”

“你八成是被生活压力给退垮了啦。”

母女俩异口同声说出自个儿的观察结论，互视

的风花雪月休想驳得她心服口服。

而她呢，两造之论皆不采纳！

“为什么要拖到明天？”当下，刘美惠微恼道。

难道愚钝的女儿没瞧到自己那双眼眶都已经黑透了，细看之下，连眼珠子都被鲜红的血丝给缠盲了似的，愈瞧就愈吓人，而她还想拖到明天？哼，真摸不清这固执女儿意图拖拉什么。

“因为我今天跟诺葛有约了。”

“跟他改个时间呀。”这还不简单！

“不行啦，他今天生日。”随便诌了个理由，桌上的早餐连瞄都没瞄上一眼，涂佑笙慵懒无力的拖着疲惫的步子朝大门走去。“我走了。”

“啧，你不吃早餐了？”涂佑渲提醒她。

“不了。”给她们三言两语一拖拉，她都快迟到了；况且，她们的论调也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食欲了，“我要迟到了，”见母亲眉头纠得更紧，涂佑笙咕哝着加快脚步离去。

一个是暗喻她撞邪了，内另一个呢，则断定她快成了神经病，被两双太过忧心忡忡的眼盯着瞧，她哪还吃得下呀。

“妈，等我回来再说了啦。”这回，涂佑笙口气更加敷衍了。

“反正你给我早点回来就是了。”

“拜。”不置可否，她终于成功的闪出了大门。

不是她不感激母亲与姐姐的关心，可是，又不是真的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她的神智也很清晰，压根就不像是中了邪后所会有混沌表现，只不过是……呃，或许都有一些吧，但，有一点倒是她很确信的——

无论是求神拜佛，或是看心理医生，她都敬——谢——不——敏！



数个小时后，灼人的烈阳总算被柔和的月娘给推离了盘踞整日的天空，偌大的校园里喧嚣渐消，清风徐徐，却拂不散涂佑笙闷了一天的愁云惨雾。

“你是在谁我？”停住剥花生壳的动作，诸葛极承丢了个疑惑的眼神给她。“到了七月半再说出来会比较有成效！”

涂佑笙认真的凝视他，“你看我像是在诓你吗？”

“老实说？呃，是有一点。”

“噢，拜托你好不好，我现在才没那种美国精神四处晃点人，你没看见我一副失魂落魄的惨相吗？”不满至极的磨了磨牙床，涂佑笙忽地低叹，下意识地踢着脚下的泥土。“诸葛，你说，我会不

会真的生了什么怪病？”老妈与姐姐或许没料错，她最近的身体与精神状况的确需要外来的医援。

唉，看来，她还是乖乖的随老妈上庙里向诸神话安，或是听从姐姐的建议，走趟精神科较为妥当。

“少胡扯了啦，你什么时候迷上伤春悲秋这种女人病来着？”塞了颗剥好壳的大土豆到她嘴巴，诸葛的眼里掠过一抹关怀。“放心好了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发了精神病，你铁定是那个无病无恙的幸存者。”论起来，小小惯常的卒性行径与顾前不顾尾的孩子气个性，还比较可能退疯她周遭的可怜虫哩。

“真的？”她可怜兮兮的寻求他再一次的保证。

“骗你的是小狗。”只要能求得小小的心情安乐乎和，他愿意降格当只说谎话的小狗，汪汪！

“其实，我也不认为自己真的出了毛病，可是……”拧紧眉，涂佑笙不知道该如何完整的说出自己心头的感觉。

明知道这事从头到用纯粹只是个梦罢了，而她也一再的告诉白己这一点，但为何朦胧梦境的一切却又给了她万分真实的感觉？

“相信我，你的精神状况正常得不得了。”这回，他更加斩钉截铁的保证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

“既然你自己也这么觉得，就别再胡思乱想了，否则就算现下没有，迟早也会犯上精神病，干么庸人自扰呀。”努了努嘴，诸葛不掩好奇的趋前问道：“不过……你真的三番两吹都梦见同个男人？”

“对呀，就是这样，我才会觉得毛骨悚然。”

“他……呃，曾对你动粗？”

“这倒没有，他都只是用一双深沉的眼直盯着我……”涂佑笙眼眸流光，不经心的瞧见诸葛那双暧昧又满含兴味的黑眸朝她闪得晶亮，她眼一横。

“喂，收回你脸上那副恶心的色情嘴脸，正经一点行吗？没几个人能有你这般能耐，成天只知道在‘波’涛汹涌的美女堆里打转。”

“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呀？再说，每个人总有权利为自己谋求一些赏心悦目的精神嗜好吧。”爽朗的笑了笑，诸葛暗喜着她的精神稍有回升。“好，别岔题了，说说看，你们都聊了些什么？”

“聊？”涂佑笙杏眸一瞪。“遇到这种怪事没被吓得屁滚尿流心脏病发就不错了，还聊？你当我是司空见惯了，啥米拢不惊呀？”那家伙是鬼是神都不知道呢，她哪有胆子发言呀？

“停停停，啧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看吧，好奇真的会害死一只猫，可是……谁教他体内冒险犯

甜
甜
系
列

♥

刘
芝
炫



难的精神特别旺盛。“好吧，我重新发问；你说他在梦中老嘀嘀咕咕，那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小小的脾气今天特别爆，他还是小心一点，免得真扫到了台风尾。

他是希望小小能尽早摆脱情绪的低迷期，可没伟大到愿意当那根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蠹腊烛哩。

“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，可是……”涂佑笙突然有些犹豫了。

有那么刹那的时间，她竟然藏起忐忑的感觉，只愿意将梦中人所说的只字片语留侍在自己的秘密心房里。

即使对方是和她交情好得不得了诸葛，她竟也觉得有些欲言又止的犹豫。

“嗯？”

“他说的话很模糊、很笼统。”

“说说看哪。”诸葛眼尖的瞧见她那张单纯的脸上有着浅浅的遮掩神色，机敏的敛起玩笑的情绪，他半哄半劝，“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我发誓。”

“其实，他也没有说很多话，只是一直强调什么等待、什么回不回来，诸如此类的话。”

“你会怕吗？”

“怕？”涂佑笙微怔。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因为你的神情挺怪异的。”严格说来，应该